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三 起十七年七月盡二十二年正月凡四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庚子嗣聖十七年秋七月楷固獻俘於含樞殿含樞殿蓋在三陽宮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時太后久不還宮右補闕張說上疏曰陛下屯萬

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請為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邱山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授人鐏柄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鋪無所併鋪者謂將萬方輻湊之人併合而鋪入於居民之閒也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脈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出

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牆垣扃禁內有榛藂谿谷猛獸所伏恭慮

所恐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衝乘險巘卒然有逸獸狂夫

驚犯左右豈不殆哉不可四也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羣生幸甚閏月

戊寅太后還宮　己丑太后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李嶠罷爲成均祭酒錫嶠之舅也故罷

嶠政事　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昌松縣漢武威郡蒼松縣呂光改爲　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麴莽布支兵甲鮮

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諸論死見上卷聖曆二年麴莽布支新爲將不習

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之雖如精銳實易與耳請爲諸君破

之乃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裨

將而還　司府少卿楊元亨（太后改太府寺為司府寺）尚食奉御楊元禧皆宏武之子也（楊宏武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元禧嘗迕張易之易之言於太后元禧楊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孫不應供奉太后從之壬寅制楊素及其兄弟子孫皆不得任京官左遷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貝州刺史（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貝州京師東北一千七百八十二里至東都九百九十三里）庚戌太后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其略曰今之伽藍（伽藍佛寺也）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游僧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此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

亡之竊織衣藏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已空此時興役力尤不堪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徧自餘廊宇不得全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更營大像勞費不貲假令僱作以濟窮人則民皆趨利必失田時今不樹稼來歲必饑況無官助勢必不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阿悉吉薄露叛阿悉吉部西突厥弩失畢五俟斤之一阿悉結也薄露其名太后遣左金吾將軍田揚名殿中侍御史封思業討之軍至碎葉薄露夜於城傍剽掠而去思業將騎追之反爲所敗揚名引西突厥斛瑟羅之衆攻其城旬餘不克九月薄露詐降思業誘而斬之遂俘其衆　太后信

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
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
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
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
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辛丑薨仁傑字懷英兒童時
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辯對惟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
仁傑曰方與黄卷中聖賢接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應投并
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
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佇立瞻望雲移乃去當
使岐州遇亡卒數百人剽掠行人道不能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
餘皆紛紛剿不能遏仁傑曰是其計窮且將爲患乃明開首原格

出繫者廉而縱之使相晚告賊皆自紲歸罪高宗聞而歎其達權
高宗嘗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元以道出妒
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
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
罷役高宗聞之歎曰眞大丈夫也及爲相專以薦賢舉能爲重太
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
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
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
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
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
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

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武德三年以幷州之太谷祁縣置太州六年州廢當是時復置也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程大昌演繁露新餘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爲桃李者說皆本此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仁傑立朝直而不絞委蛇而不失其正南海嘗進集翠裘太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太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為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張昌宗之裘太后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裘對臣之袍臣猶怏怏于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褫音恥初仁傑為魏州刺史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有惠政百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

功參軍食祿為人患人遂毀其像焉附錄集異記云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箸或觸之酸痛刺骨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叩頭祈請即輦千縑置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于腦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贅即應手而落雙目亦端正如初其父母且泣且拜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非賣技者不顧而去　又云相州宋嬙有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也號曰素娥武三思聞之乃以帛三百匹聘焉素娥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惟納言狄仁傑不至三思怒素娥曰狄公彊毅之士非款狎之人後勿復召也未幾後宴客仁傑先至請見素娥素娥藏匿不出三思怒責之使出素娥潛形入壁隙中不可見但聞其聲云賤妾花月之妖狄公乃正直之士妾不干正豈敢拒見願公勉事狄公言訖寂然而逝三思懊恨之極然待仁傑之禮頗異平日　松窗雜錄云狄梁公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一日候姨見其子挾弓矢攜雉兔來歸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表弟欲仕乎忝爲宰相頗盡力姨曰幸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退

冬十月辛亥太后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

以備突厥蕭關在原州平高縣界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神龍元年省更置蕭關縣

甲寅天后制復以正月爲十一月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事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赦天下　丁巳納言韋巨源罷太后以文昌右丞韋安石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孫也韋津死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坐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坐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考異曰舊傳曰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坐退而告人曰此乃眞宰相非吾輩所及也案新紀元方已罷相今不取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還宮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時屠禁尚未解屠禁見二百五卷長壽元年鳳閣舍人全節崔融上言全節縣屬齊州漢晉之東平陵縣地後魏曰平陵屬濟南郡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平陵人不從更名全節以

爲割烹犧牲弋獵禽獸聖人著之典禮不可廢闕又江南食魚河西食肉一日不可無富者未革貧者難堪況貧賤之人仰屠爲生日戮一人終不能絕但資恐喝徒長姦欺爲政者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太后開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辛丑 嗣聖十八年 正月太后大足元年十月又改長安元年 春正月丁丑太后以成州言佛迹見改元大足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因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于圜獄外羅墻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内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見有僞迹即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識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大足也案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二月己酉太后以鸞臺侍郎柏人李懷遠同平章事 柏人縣自漢以來屬鉅鹿郡絕鹿唐邢州天寶改曰堯山縣 三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張錫坐知選漏泄禁

中謁贓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舊志循州至東都四千八百里時蘇味道亦坐事與錫俱下司刑獄錫乘馬意氣自若舍于三品院先是制獄既繁司刑寺別置三品院以處三品以上官之下獄者帷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太后聞之赦味道復其位　是月大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而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謟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考異曰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御史御史臺記云殿中侍御史統紀云求道無以對僉載云求禮止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官從臺記事則參取諸書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孔安國曰大言而疾曰颺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三公鼎足承君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夏五月乙亥太

后幸三陽宮　太后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太后以天官侍郎鹽官顧琮同平章事（鹽官縣漢屬吳郡吳屬吳興置海昌都尉梁陳屬錢唐郡隋屬餘杭郡唐屬杭州）　六月庚申太后以夏官侍郎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嘗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律妻犯七出者棄之一無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竊盜六妒忌七惡疾）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秋七月甲戌太后還宮　乙亥揚楚常潤蘇五州地震　甲申李懷遠罷爲秋官尚書　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太后命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丙寅武邑人蘇安恆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

之于禹事祗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史記舜黃帝之八代孫禹黃帝之元孫故云族親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旦其名也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慈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煩勞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武三思封梁王攸暨封定王懿宗封河內王攸寧封建昌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于事非便敢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張易之兄弟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壻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于太后九

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殺考異曰重潤傳云重潤爲人所搆與其妹永泰郡主壻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宮中則天令杖殺今從實錄延基承嗣之子也　丙申太后以相王知左右羽林衛大將軍事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關辛酉至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賜酺三日　丙寅太后以魏元忠同鳳閣鸞臺三品　十一月戊寅太后改含元宮爲大明宮長安東內本曰大明宮高宗龍朔三年曰蓬萊宮咸亨元年曰含元宮今復舊名　天官侍郎安平崔元暐安平縣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博陵郡唐屬定州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元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仍賜綵七十段唐制凡賜十段其率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若雜綵十段則絲布二匹紬二匹綾二匹縵二匹元暐初第時其母盧氏卽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

是好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則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于心乎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曰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爾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元暐遵奉母教故以清謹見稱 天后以主客郎中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杜佑曰白亭守捉在涼州城西北五百里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

迺收率之後（收率者收民而率其耕）一縑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壯偉而善于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壬寅）嗣聖十九年（太后長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太后初設武舉（武舉之制行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六典曰武舉以七等閲其人一曰射長垛試射長垛三十發不出第三院爲第入中院爲上入次院爲次上入外院爲次二曰騎射發而並中爲上或中或不中爲次上總不中爲次三曰馬槍三板四板爲上二板爲次上一板及不中爲次四曰步射射草人中者爲次上雖中而不法雖法而不中者爲次五曰材貌以身長六尺已上者爲次上已下爲次六曰言語有神采堪統領者爲次上無者爲次七曰舉重謂翹關舉以五次上爲第皆試其高等以名聞）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忻州定襄縣有石嶺關杜佑曰定襄縣本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漢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寇幷州太后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恆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

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五月壬申蘇安恆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高宗稱天皇大帝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魏田豫告老曰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此罪人也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何不高揖機務自恬聖躬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乙未太后以相王旦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軍元帥以魏元忠為之副　六月壬戌太后召神都留守韋巨源詣京師以

副留守李嶠代之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司僕卿張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八月戊午王及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昌宗爲王太后不許壬戌又請乃賜爵鄴國公　太后敕自今有告言揚州及豫博餘黨揚州事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豫博事見二百四卷垂拱四年一無所問內外官司無得爲理　是月劍南六州地震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旣　壬申突厥寇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和　庚辰太后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大谷道大總管洛州長史敬暉爲副辛巳又以相王旦爲并州道元帥三思與武攸宜魏元忠爲之副姚元崇爲長史司禮少卿鄭杲爲司馬欲以擊突厥然竟不行　癸未太后宴論彌薩于麟德殿麟德殿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殿西重廊之後創翰林院景殿有三面亦曰三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

薩歷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嗟異擢休璟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鎭緜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碣石在遼西四鎭在西域此言唐之西北二邊其山川要害休璟皆能記之也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顧琮薨　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十一月辛未監察御史魏靖上疏以爲陛下既知來俊臣之奸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伸其枉濫太后乃命監察御史蘇頲按覆俊臣等舊獄由是雪免者甚眾考異曰松窗雜錄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年上迎撫于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屬奏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應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案頲此年已爲御史瓌爲相時頲爲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非童年也今不取　頲夔之曾孫也蘇夔威之子隋開皇初議

業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十二月甲午太后以魏元忠爲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右羽林衛將軍薛訥左武衛將軍駱務整爲之副　戊申太后置北庭都護府于庭州太宗平高昌于西州之北置庭州即漢車師後王之地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猗氏張嘉貞有異才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平鄉城隋置平鄉縣治古鉅鹿城屬邢州猗氏縣古郇國自漢以來屬河東郡　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洗與洒同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入見內殿垂簾召對嘉貞奏曰以臣草茅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

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太后遽令卷簾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太后以阿史那獻為右驍衛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獻元慶之子也

癸卯嗣聖二十年（太后長安三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昏　閏月丁丑太后命韋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太后改文昌臺為中臺以中臺左丞李嶠知納言事　新羅王金理洪卒太后遣使立其弟崇基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甯州大水溺殺二千餘人　秋七月癸卯太后以正諫大夫朱敬則同平章事敬則之為正諫大夫也兼修國史嘗閱其史稾歎曰董狐何以加哉因謂之曰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

制生死古聖王賢臣所畏懼者也　戊申太后以相王旦爲雍州牧　庚戌太后以夏官尚書檢校涼州都督唐休璟同鳳閣鸞臺三品時突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與諸宰相議其事頃之所奏議畫上太后即依其議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謂休璟曰恨用卿晚謂諸宰相曰休璟練習邊事卿曹十不當一也

八月乙酉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初左臺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魏元忠爲洛州長史洛陽令張昌儀恃諸兄之勢每牙直上長史聽事（凡牙參者立于庭下）元忠到官叱下之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爲雍州長史對仗問宰相曰誰堪雍州者元忠

對曰今之朝臣無以易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別除一官昌期何如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獨曰昌期不堪太后問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雍州帝京事任繁劇不若季昶彊幹習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遇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司禮丞高戩太平公主之所愛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

說將入鳳閣舍人南和宋璟南和縣漢屬廣平國宋白曰水經云北有和城故此縣云南後周置南和郡隋廢郡爲縣唐屬邢州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污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元忠懼謂說曰張說欲與昌宗共羅織魏元忠邪說叱之曰元忠爲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今對廣朝不敢不以實對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魏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

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耶且臣豈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三台爲泰階北斗杓三星爲玉衡宰輔得人則玉衡正而泰階平故謂宰輔爲台衡附元忠立致族滅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誣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之它日更引問說對如前太后怒命宰相與河內王武懿宗共鞫之說所執如初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暮年以來人以爲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獄里巷恂恂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

朝畏廷易之等意徒取死而無益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它變爭鋒于朱雀門內問鼎于大明殿前朱雀門謂宮城南門大明殿即含元殿陛下將何以謝之何以禦之易之等見其疏大怒欲殺之賴朱敬則及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陸澤魏知古保救得免先天元年方復置深州叉分饒陽鹿城于古鄚城置陸澤縣史因魏知古責鄚于開元時遂以後來土斷書之○鄚音莫考異曰舊傳云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客必不令人知敬則等安能保護蓋欲白太后殺之耳丁酉貶魏元忠爲高要尉高要縣漢屬蒼梧郡宋齊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帶端州戩說皆流嶺表元忠辭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它日必有思臣之時太后問其故時易之昌宗皆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景城王晙景城縣漢屬勃海郡後魏并入城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

日景城縣屬滄州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于郊外唐制太子僕從四品下掌太子車輿乘騎儀仗之政令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丹徒馬懷素鞫之丹徒春秋時吳之朱方也漢為丹徒縣屬會稽郡吳為京口戍晉以下為南徐州隋為延陵縣屬江都郡唐為丹徒縣帶潤州謂懷素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頃之中使督趣者數四曰反狀昭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欒布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從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柰何卿五郎考異曰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案善果乃是高祖時人新舊傳皆誤當從御史臺記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丁未太后以左武衛大將軍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太后發西京乙酉至神都　十一月突厥默啜遣使

謝許昏丙申宴于宿羽臺（宿羽臺在東都宿羽宮中高宗調露元年所起）帝亦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唐制百官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某位姓名職以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爲龜張鷟朝野僉載曰唐以鯉魚爲符遂爲魚符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因改魚符爲龜符）此誠重愼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始安獠歐陽倩（始安郡桂州苑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獠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之荒忽無常者也以射生食動爲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擁眾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唐司封郎掌國之封爵屬吏部）天后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

示以禍福倚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
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
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
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是歲太后分命使者以六條察州縣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之卒于軍中諸子爭
立久之國人立其子弃隸蹜贊爲贊普生七年矣　時有司請關
市行人盡征其稅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臣按周官九賦其七曰
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從而征之耳然惟斂
工商而不及往來今若一切征之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
安得動而搖之夫市者兼受普懸也若擾之已甚則細人無所容
久必爲亂矣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

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宏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稽留必致壅滯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索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萬商必致廢業萬姓必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喑噁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將何以處之哉且今之所以然者正以邊寇爲虞國用不足耳不知天下人心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加之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未能安輯儻因重稅或慮相驚軍國愈擾務藏愈空求利雖殷爲害更甚此愚臣所不解也書奏事乃得寢

甲辰嗣聖二十二年（太后長安四年）春正月丙申太后冊拜右武衛將軍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之子也　丁未太后毀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于萬安山（萬安山在洛州壽安縣西南四十里）二宮皆武三思建議爲之請太后每歲臨幸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爲今陛下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力以事土木民將何以堪命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傷陛下之仁陛下誠能以勞人爲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愛人也不從藏用承慶之弟孫也　壬子太后以天官侍郎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李迥秀頗受賄賂監察御史馬懷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貶廬州刺史（隋改梁周之合州爲廬州唐因之舊志廬州京師東南二

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東都一千五百六十九里 壬申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也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三月己丑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于此望于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太后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為汴州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惟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 丁丑太后徙平恩王重福為譙王 太后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謁歸葬其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趙州欒城縣人味道因之

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監察御史蕭至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唐之先元皇帝周天和中爲敷州刺史丁中部縣置馬坊高祖武德二年因分鄜州之中部鄜城置坊州至忠引之元孫也蕭引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二年　夏四月壬戌太后以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知納言李嶠知內史事　太后幸興泰宮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馬阪洛城北邙山有白司馬阪令春官尚書武攸寧檢校糜費巨億李嶠上疏以爲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今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監察御史張廷珪上疏諫曰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

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太后爲之罷役仍召見廷珪深賞慰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請歸侍六月辛酉

太后以元崇行相王府長史秩位並同三品　乙丑太后以天官

侍郎崔元暐同平章事　太后召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檢校汴州

刺史韋嗣立赴興泰宮　丁丑太后以李嶠同鳳閣鸞臺三品嶠

自請解內史　壬午太后以相王府長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　秋七月丙戌太后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

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

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

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唐十部樂有高麗伎舞者四人楊再思蓋仿之爲此舞）舉坐大笑

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

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甲午太后還宮　乙未司禮少卿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贓下獄太后命左右臺共鞫之丙申敕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賈敬言奏張昌宗彊市人田應徵銅二十斤太后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彥範奏張同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國所犯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昌宗罪復其官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以譏再思再思出令言爲長社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遷原州都督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　癸丑張同休貶岐山丞（後魏分扶風雍縣置平秦郡西魏改爲岐山郡隋廢郡爲縣屬岐州）張昌儀貶博望丞[illegible]

臺侍郎知納言事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太后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鳳閣鸞臺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八月甲寅太后以安石兼檢校揚州府長史庚申以休璟兼幽營都督安東都護休璟將行密言于(上)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于王辛酉太后改元崇春官尚書餘如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突厥默啜既和親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武延秀被拘見上卷聖曆元年）　九月壬子太后以姚元之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辛酉以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外司謂外朝諸司官）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刑之冬十月甲戌太后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已八十餘矣 乙亥太后以韋嗣立檢校魏州刺史餘如故 壬午太后以懷州長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長倩死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唐六典曰周官太宰之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郎之任也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美選爲尚書郎隋文帝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曹各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煬帝大業三年又廢二十四司員外郎每司減一員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曰選部承務郎唐尚書諸曹各置員外郎吏部置二人天官即吏部也）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自九月至是月京師晝夜陰晦大雨雪人畜凍死令官司開倉振給 十一月丁亥太后以天官侍郎韋承慶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鳳閣鸞臺三品李嶠

罷為地官尚書　十二月甲寅太后敕大足以來新置官並停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嗣立罷為成均祭酒檢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慶入相故也　太后寢疾居長生院長生院即長生殿明年五王誅二張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同此處也蓋唐寢殿皆謂之長生殿此武后寢疾之長生殿洛陽宮寢殿也肅宗大漸越王係授甲長生殿長安大明宮之寢殿也白居易長恨歌所謂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華清宮之長生殿也　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疾少閒崔元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己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牓其書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辛未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宏泰占相宏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于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考異曰實錄云長安四年秋元嗣告之太后令鳳閣侍郎

韋承慶推鞫按十一月丁亥承慶始爲鳳閣侍郎今從唐曆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宏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謂自首者原其罪承慶神慶欲準此條以脫昌宗之罪宏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宏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儻以宏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敕璟揚州推按又敕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污又敕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

卑則監察御史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易之昌宗贓璟使後當列狀誅璟桉易之等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使然後爲之此蓋璟方奏請收禁昌宗故太后欲遣璟出以散其事耳璟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故不迫遣耳不然璟若無事何太后豈不能以拒制違命罪之耶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刺之有密告璟者璟乘車于他所而免桉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于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宏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舍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

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于心雖死不恨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考異曰御史臺記唐歷舊傳並云收按易之等按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不取舊張易之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尋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鞫之神慶希旨雪昌宗兄弟唐歷云桓彥範上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特敕原易之仍令詣璟謝則是昌宗救免時

璟在都不出使也實錄云令韋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鞫皆是璟執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鞫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

或謂李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無稱邕少貧苦于無嘗謂內史李嶠曰欲隨公入秘閣竊覩書籍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其速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乃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　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嶠休之之元孫也陽休之仕高齊貴顯　先是李嶠崔元暐奏往屬革命之時

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疏前後寸上太后乃從之彥範在司刑凡所奏議若逢太后詰責詞色無撓爭之愈厲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縣必不能順旨以求苟免（時益州有一父老擕一藥壺于城中賣藥得錢即轉濟貧乏百姓賴之時或自游江岸凝眸永日又或登高引領竟日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夫人之一身猶如一國人之心即帝王也旁列臓腑即內輔也外張九竅即外臣也故心有病則內外不可救何異君亂于上臣下不可正哉故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亂求不使狂思心先無病則內之臓腑外之九竅無由受病即有病亦不難療也況藥亦有君臣有佐有使苟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

然合宜如以佐之藥用之以使使之藥用之以佐小不當其用必致亂也此又衆國家之用人也老夫用藥常以此爲道故病無不愈忽一日自飲藥一丸謂人曰老夫罪已滿矣遂化去

乙巳嗣聖二十二年太后神龍元年春正月壬午朔太后赦天下改元神龍考異曰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大赦甲辰太子監國改元案則天實錄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舊紀唐歷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神龍爲武后年號中宗匹之新紀誤也自文明以來得罪者非揚豫博三州及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元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

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閿鄉楊元琰相代荊州都督府長史故曰荊府閿鄉縣漢湖縣界隋分置閿鄉縣屬虢州唐屬號州二人相代當在久視元年。閿音文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常侍李湛晉置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共平尚書奏事其後用人或輕江左不重此官或省或置隋省侍郎置常侍從三品掌陪從朝直規諫帝又省之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屬門下省為職事官顯慶二年又置二員屬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常侍與侍中左貂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左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上在北

門起居洛陽宮北門亦曰元武門不從端門入而從北門入問起居取便近也 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王許之癸卯柬之元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左羽林將軍趙承恩等帥左右羽林五百餘人至元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晈唐東宮內直局有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安陽漢縣屬魏郡其故城在湯陰曹魏時廢安陽并入鄴後周移鄴置縣于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為魏州治所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 詣東宮迎王上疑不出同晈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二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南牙謂宰相北門謂羽林諸將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眾望王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為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考異曰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疑而不時出湛進啟曰逆豎

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牙執事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元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匡輔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殿下速出自止退太子乃上馬就路按劉子元中宗實錄忠臣紀皆以此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進說今從實錄唐曆等參取舊傳

王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顯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

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元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旦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初昌儀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言其且誅滅能作樂得幾日也滅去復書之如是六七昌儀取筆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甲辰太后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太子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賜文武官階爵大酺五日免百姓今歲租賦給復房州三年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

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放宮女三千人　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為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崔元暐為內史袁恕己同鳳閣鸞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為納言竝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為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考異曰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敬則以張易之等權寵日盛恐有異圖時敬暉為左羽林將軍敬則謂之曰公若假皇太子之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之力耳暉等竟用其策及易之昌宗伏誅暉遂矜功自恃故賞不及於敬則俄出為鄭州刺史按敬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之時有庫部員外郎朱敬則恐誤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元武門貞觀初太宗選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武后改曰千騎

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謀拒而不與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四 起神龍元年二月盡景龍元年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嚴奉宸府官 初張易之等既誅帝往武氏廟告即位猶仍周號已而天陰數日不霽侍御史崔渾奏曰陛下復國尚用唐家位號稱天下心柰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從之甲寅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

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都北都為并州天授元年以并州為北都初太后革命改稱元元皇帝為老君至是復以老君為元元皇帝是日詔書甫下務醫俱逍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以楊再思為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後柬之等被害而元之獨免人皆稱其智　制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　甲子立妃韋氏為皇后赦天下

追贈后父元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妃左拾遺賈虛己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以觀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讓則益增謙沖之德矣不聽初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卦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牧誓之辭孔安國曰索盡也喩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

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請誅之上皆不聽

初太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褊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太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

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為擇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疏襲爵拜官有差紀王慎女東光縣主楚媛聞制謂其子曰為我謝親戚酬懷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感慟而卒　初狄仁傑既薦張柬之又引桓彥範敬暉崔元暐袁恕己皆列於要地嘗於退食之後謂五人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見五公盛事冀各保愛願盡本心五人心知目擊懸悟其意及仁傑寢疾五人候問偶對終日竟無一言少頃流涕及枕但相視而已五人退出不測其由恕己曰豈公有家事難言乎柬之曰未聞大賢垂沒廢國謀家者也斯須召柬之恕己彥範入元暐與暉立於門外仁傑謂三人曰向者不言蓋以敬崔二公之故此二公者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之議事必外泄

然事不與其亦或難就須時至乃告之梁王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事不然必反生大禍仁傑沒後歲餘五人潛會於幽閑之處欲結盟約彥範乃敘仁傑當日之言言甫發端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須臾風雨大作咫尺莫辨所坐牀褥捲擲於階下五人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曰此是狄公忠烈之氣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輩先論此事也及易之等誅恕己謂柬之曰昔有遺言使先收三思豈可忘諸柬之不以爲意時洛州長史薛季昶亦與誅二張乃謂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彊劉幽求（武彊縣漢河間之武隧也晉更名屬武邑郡唐屬冀州）亦謂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王官儀之誅也有孫女婉兒沒入掖庭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婉兒素與三思通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嘗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秀以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公主后女也遷房陵時生於道中帝解衣以裹之因名曰裹兒姝秀辯敏帝與后尤愛之故下嫁之儀光豔動天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撫牀

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淸河崔皎密疏諫曰淸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爲之也由是貶濮州員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旦固讓太尉及知政事許之又立爲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甲戌以國子祭酒始

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丙子敕諸州各置大唐中興寺觀一所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爲衛王北海王重茂爲溫王仍以重俊爲洛州牧　三月甲申制文明以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蔭唯徐敬業裴炎不在免限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己丑以袁恕己爲中書令　先是天子之子諸姑叔見之必先致拜若致書則稱爲啟事上欲敦睦親族下詔革其弊曰自今以後安國相王旦及鎭國太平公主更不得輒拜衛王重俊兄弟及長寧公主姊妹宜告宗屬知朕意焉　以安車徵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既至除太子

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梟氏蟒氏皆復舊姓（梟蟒氏見二百卷高宗永徽六年）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夏四月墨勑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墨敕出於禁中不由中書門下）桓彥範崔元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久應得之矣若以佛法能爲人福利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矣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高要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爲

兵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崔元暐檢校益州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揚州府長史祝欽明爲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宮舊僚褒之也　乙亥以張柬之爲中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父追贈故永泰郡主爲永泰公主以禮改葬號其墓爲陵　是月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賑給

五月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尋改爲崇恩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　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

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竝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仁師之孫也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舊志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

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為泰山之安此愚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甲午以侍中齊公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為漢陽王南陽公袁恕己為南陽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博陵公崔元暐為博陵王考異曰統紀曰太后善自粉飾雖子孫在側不覺其衰老及在上陽宮不復櫛纇形容羸悴上入見大驚太后泣曰我自房陵迎汝來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賊貪功驚我至此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謀按中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移其意其所以疏忌五王自用韋后三思之言耳今不取五王尊卑先後不定實錄誅張易之時以張柬之為首賜鐵券以崔元暐為首封王及謫為司馬長流皆以敬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

官詔並以桓彥範爲首案長安四年六月元暐爲鸞臺侍郎平章事十月張柬之自秋官侍郎同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郎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爲相神龍元年正月袁恕己自司刑少卿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庚戌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元暐守內史敬暉桓彥範並爲納言三月恕己守中書令四月柬之爲中書令敬暉爲侍中五王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柬之首謀故以柬之爲首暉與彥範同爲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上故削諸武表及罷政事皆以暉爲首賜鐵券時元暐已加特進暉等罷政方加特進而元暐如舊疑特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元暐爲首彥範與暉同爲侍中而彥範被禍最酷疑開元詔及史官特以爲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中宗時侍中並在中書令上罷知政事賜金帛鞍馬令朝朔望仍賜彥範姓韋氏與皇后同籍尋又以元暐檢校益州長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益州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梁州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東都二千七十八里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爲表衆莫肯爲中書舍人岑羲爲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偃師畢構

次當讀表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義改秘書少監出構爲潤州刺史易州刺史趙履溫桓彥範之妻兄也彥範之誅二張構履溫預其謀召爲司農少卿履溫德之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政事履溫復奪其婢上嘉宋璟忠直屢遷黄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尙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以韋安石兼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衞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弃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髠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元琰漢太尉震十八代孫

生數歲不能言使相者視之相者云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及長秀眉目美鬚髯崇肩博頤居父喪七日不食及居官咸有風績祿入雖厚而家無蓄積中外食之者日常數十人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上表請天下士庶爲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年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　癸卯制降諸武梁王三思爲德靜王定王攸暨爲樂壽王皆降封郡王也德靜縣屬夏州樂壽縣屬瀛州河內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爲公以厭人心　甲辰以唐休璟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豆盧欽望爲右僕射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充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癸亥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

決省事省中尚書省事也　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又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楊再思爲檢校中書令　丁卯祔孝敬皇帝於太廟號義宗妃爲七室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餘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賓客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特進漢陽王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乙未以柬之爲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給全俸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災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唐諸衛府有倉兵騎胄四曹參軍騎曹參軍掌外內廄畜簿帳牧養凡府馬承直以遠近分七番月一易之以數出宮城者給馬西河縣屬汾州　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者宜思天變杜絶其萌且災變應天繫乎人事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坊門爲宰

相言朝廷使之變理陰陽也宋白曰唐制久雨則閉坊市北門以祈晴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少備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閭閻則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奸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又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者而立之安社稷慰黎元事或有急於此者至于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所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厚以祿賜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乎又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虧國經悖天道亦朝政之蠹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疏奏不省 壬戌追

立妃趙氏為恭皇后（趙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孝敬皇帝妃裴氏為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配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約甚急刺史河東張知謇靈昌崔敬嗣（河東舊蒲坂也屬河東郡隋廢郡改蒲坂為河東縣唐因之帶蒲州隋分酸棗縣置靈昌縣因河津以為名唐屬滑州）獨待遇以禮供給豐贍上德之擢知謇自貝州刺史為左衛將軍賜爵范陽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釐職除五品散官　改葬上洛王韋元貞其儀皆如太原王故事　癸巳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罷為禮部尚書以其從父安石為中書令故也　以左衛將軍上邽紀處訥兼檢校太府卿處訥娶武三思之妻姊又縱其妻使通於三思由是與三思款昵　冬十月命唐休璟留守京師癸亥上幸龍門乙丑獵於新安而還　辛未以魏元忠為中書

令楊再思爲侍中　十一月戊寅羣臣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壬午上與后謁謝太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賜酺三日　己丑上御洛城南樓洛陽皇城之西南曰洛城門門內卽洛城殿觀潑寒胡戲潑寒胡戲卽乞寒胡戲本出於巩中西域康國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爲樂武后末年始以季冬爲之　淸源尉呂元泰上疏以爲謀時寒若淸源縣屬幷州隋於古梗陽城置以水爲名書洪範曰謀時寒若注云君能謀則時寒順之若順也何必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且國家者至神之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愼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胡虜數叛不可謂太平邊兵未解不可謂無事水旱爲災不可謂年登倉廩未實不可謂國富而乃驅役飢凍雕斲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

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陳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喻也疏奏不納

上又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及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也　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見羣臣六典東都皇宮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北曰明福明福之西曰崇賢門其內曰集賢殿集賢之東曰億歲殿又東曰

同明殿　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謹按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於法非宜且聞乾陵元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啟其門必須鐫鑿神明之道體尚幽元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畸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卽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忠尋遷御史中丞　詔廢崇恩廟及昊陵順陵

丙午神龍二年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書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于惟謙同平章事　閏月丙午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自長寧以下皆皇女也　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己尚在京師忌之丁卯出爲滑洺豫三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東都五百三十里洺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七里豫州去京師一千五百四十里至東都六百七十里考異曰實錄新紀新舊列傳皆不見崔元暐及暉等出爲刺史年月惟舊紀及統紀唐歷有此三人蓋元暐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爲司馬時乃荊朗亳鄧均四州蓋於後又經遷徙矣唐歷統紀以爲在王同皎誅後今從之

賜閿鄉僧萬回法號法雲公萬回俗姓張弱齡時白癡不語或爲鄰里兒童所侮終無相競之意不言寒暑不知饑飽東西狂走終日不息或笑或哭略無定容口角恆滴涎沫不好華侈尤少言語言似讖記事過乃知兄戍遼陽久無消息母甚憂之乃爲設齋祈

萬迴自母曰兄極康甯何用憂疑因出門徑去際晚而歸持其兄書示母問其所由默而不對後兄歸言弟從家來因授餅餌其啖而反正此日也舉家驚怪人始改觀以其往反萬里一日而回遂號曰萬迴天后朝酷吏橫行崔元暐憂之乃迎萬迴問禍福以金匕箸施之萬迴下階擲其匕箸於屋上而去舉家以為不祥數日升屋取匕箸見匕箸下有書一卷乃家所藏讖緯書也遂令焚之數日後有司忽來其家大索圖讖不獲而免開達貞觀中三藏元奘自西域歸云天竺有一寺元奘入時見一空房有胡床錫杖而已因問此房大德咸曰此僧緣犯法事謫往震旦地生子閿鄉名萬迴元奘歸求見萬迴問西域事宛如目睹　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書韋巨源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與皇后敘宗族

丙申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士史崇恩等

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補注同正者謂員外官將同正員也葉靜能加金紫光祿大夫　選左右臺及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八爲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師度禮部員外郎馬懷素殿中侍御史臨漳源乾曜監察御史靈昌盧懷慎衛尉少卿滏陽李傑皆預焉滏縣漢屬魏郡時屬魏州晉愍帝諱鄴改鄴爲臨漳時鄴城已淪覆矣後趙復爲鄴縣東魏分鄴內黃斥邱肥鄉洺臨漳縣屬魏郡周齊居屬相州滏陽武安縣地後周置滏陽縣屬相州未幾懷慎遷御史中丞上疏陳時政曰孔子聖人也苟有用之尚三年有成況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罕終四考多則一二年少則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企踵爭求冒進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哉禮義不興風俗不善戶口流散倉庫空虛職此之故何則人知吏

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臣請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積其優劣以爲陟黜則人勉於職事矣臣聞官不必備惟其才今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踰十倍古不必備今則有餘不可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而不伸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與臣請諸司員外官其材能器識衆共聞知者並令宣力四方其老病不堪者咸從廢省此救時之切務也臣聞天吏逞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竊見內外官人有公犯憲章贓污狼籍者此皆民之賊也乃身負殘剝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示貶懲而黷貨徇財罕能悛革小州遠郡糞陬夷落何負於聖化獨受其鑄削乎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

雖安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爲盜賊由此言之凡材猶不可用況猾吏乎請犯法勘實者竟例歸田不許齒錄疏奏不省　三月甲辰中書令韋安石罷爲戶部尚書戶部尚書蘇瓌爲侍中西京留守瓌頲之父也　戊申唐休璟致仕　初少府監丞宏農宋之問及弟兗州司倉之遜宏農縣帶虢州治宏農川置司倉曹司倉參軍事掌租調公廨庖廚倉庫市肆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光祿卿駙馬都尉王同晈家同晈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子曇及甥校書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贖三思使曇悛及撫州司倉冉祖雍撫州漢南昌南城縣地吳孫亮分置臨川郡隋平陳置撫州上書告同晈與洛陽人張仲之祖延慶武當丞壽春周憬等壽春縣漢屬淮南郡晉避鄭太后諱改曰壽陽隋復曰壽春縣帶壽州潛結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

后上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非狀事連宮壼再思巨源陽寐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紹之命撾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汝於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斬考異曰御史臺記曰同皎與張仲之等謀誅三思爲宋之遜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姚紹之按問事迹微宮內敕宰相同對諸宰佯假寐無所問李嶠與承嘉議同皎仲之等邀族又曰張仲之等謀殺武三思宋之遜子曇知其謀將發之未果會冉祖雍李悛於路白之雍悛以聞又曰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謀于衣袖中發銅弩射三思伺其便未果之遜子曇密發之敕李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內訊紹之將直其事未定敕宰相對問諸相畏三思但俛首佯不問仲之延慶言諸相中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語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召人力十餘命引仲之對問至則塞口反接送擊所紹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撾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者六七謂紹之反賊我臂且折矣命已輸爾當訴爾於天曹乃自裂衣而遇族朝野愈歎曰張之遜消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歸王同皎匿之于小房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

於簾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逆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
怒奏誅同皎之黨實錄同皎與周憬等潛謀誅三思乃招集將士
期以則天靈駕發引因劫殺三思李悛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匿言
同皎等謀反竟坐斬唐歷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云仲之與泄於
友人宋之問之問弟遜之翻雍之遜亦預其謀密而告之李悛之
問甥也命以告三思因言同皎謀反舊傳云之問左遷瀧州參軍
未幾逃還匿於張仲之家仲之與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
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案三思時
幸於中宗韋后權傾天下同皎等若擅殺之豈得晏然無事仍無
曾君之志豈得輕爲此謀又曰袖中發銅弩此則殆同兒戲蓋忿
疾三思或與仲之張等有欲殺之言而之遜等以告三思三思因
發吳等誣告同皎云謀于靈駕發引日劫殺三思因廢皇后謀反
耳今從僉載
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廟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
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
遂自剄之問之遜曇悛祖雍並除京官加朝散大夫附錄宋之問字延清父令
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之敢
近令文扼其角折其頸又以五指撮石碓嘴壁上書四十字詩初
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離地尺許壓同房生衣於下許爲設
酒乃出之令文有三子長之問長於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

嘗從則天遊龍門詔令羣臣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則天賜以錦袍及之問詩成則天歎賞奪虬錦袍以賜之又之悌身長八尺以驍勇聞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之悌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之又之遜精草隸世謂各得其父一絕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元暐爲均州刺史桓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己爲郢州刺史郢州漢竟陵縣地江左置竟陵縣西魏置溫州後周置郢州與暉等同立功者薛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左拾遺李邕亦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司戶　大置員外官自京司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魏元忠先貶高要尉高要縣帶端州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酸棗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鄭州唐屬滑州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

驕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九失指言上官婕妤賀婁尚宮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十失指言葉靜能鄭普思之類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壬子洛陽城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木往來車馬歷歷影見於水中月餘乃滅　夏四月改贈后父韋元貞為酆王后四弟皆贈郡王　己丑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致仕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

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屨出側門側門非正出之門程大昌曰唐大明宮朝堂外左右金吾仗之側有曰側門者以其在端門側傍也以長安大明宮之側門推之則洛陽宮之側門從可知也屨履不躡跟也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蘇珦給事中徐堅大理卿長安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考異曰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分一日平曉斬之有赦除之而不及按統紀月將死附此年末舊紀在二月舊傳唐歷皆在五王死後案此年七月殺敬暉等若在後徐堅表不得云來夏在長安思貞不得云爰生之日也今約其書附於此月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舊志青州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

里至東都一千五百七里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耶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思貞在州有政績纔或至一歲而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有善政何以致此遂表薦之於朝思貞前後為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為政奏課連最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拒而不與　洛水溢壞天津橋漂沒居民廬舍溺死數千人　五月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於乾陵　武三思使鄭愔告朗州刺史敬暉亳州刺史桓彥範襄州刺史張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元暐與王同皎通謀六月戊寅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恕己竇州司馬元暐

白州司馬白州漢合浦縣地武德初置南州仍分合浦置博白縣六年改曰白州考異曰唐歷統紀皆于王同皎誅後削云三思令宣州司功鄭愔誣柬之等與王同皎謀反又貶元暐等四人爲僻遠州刺史按愔若於時已告云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又云告柬之等而柬之豈得猶不貶今從實錄並員外置仍長任削其勳封復彥範姓桓氏　初韋元貞流欽州而卒流欽州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蠻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上命廣州都督周仁軌將兵二萬討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軌追斬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殺掠其部眾殆盡上喜加仁軌鎮國大將軍充五府大使五府廣桂邕容瓊五都督府也賜爵汝南郡公韋后隔簾拜仁軌以父事之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秋七月戊申立衛王重俊爲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珽璹之弟也姚璹相武后　丙寅以中書令兼檢校兵部尚書魏

元忠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事吏部尚書李嶠爲中書令　上將還西京辛未左散騎常侍李懷遠同中書門下三品充東都留守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膀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結竟者結其罪竟其獄也大理丞三原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奏稱暉等宜據制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鞫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考異曰實錄初云竄州後云崖州新本紀作竄州舊傳作崖州今從舊紀新傳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武德四年中藤統分隋永熙郡之瀧水縣置瀧州瀼州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州有鬱林西南交趾

之東北有瀼水以爲州名○瀼音穰又平音穰恕己於環州貞觀十二年李宏節開拓生獠置環州取環王國以爲名元暐於古州屬嶺南道古州亦李宏節開夷獠置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嶺外擢承嘉爲金紫光祿大夫進爵襄武郡公談爲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丞周利貞利貞先爲五王所惡貶嘉州司馬乃以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元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貴州漢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後漢谷永爲鬱林太守降烏滸人十餘萬開置七縣卽此處也地在廣州西南安南府之北邕管所管郡縣是也隋分鬱林置鬱平縣屬南定州武德曰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暐臠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貞逼之使飲野葛汁本草鉤吻一名野葛陶宏景曰言其人口鉤人喉吻或事而言乃是兩物未詳

云何嶺表錄異曰野葛毒草也俗呼爲胡蔓草誤食之則用羊血漿之疎緩器曰人食其葉飲冷水卽死冷水發其毒也彼人以野葛飼人勿與冷水至肥大以冷水飲之至死懸尸於樹汁滴地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

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貞還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貶儋州司馬飲藥死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吾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處訥鴻臚卿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貞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悛光祿丞宋之遜監察御史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八月丙子貶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爲申州刺史　九月戊午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懷遠薨懷遠少孤貧有宗人欲以高蔭相假者懷遠拒之退而歎曰因人

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我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歷同冀二州刺史所在以清簡稱及爲相雖居顯榮而彌尚儉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荅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初李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以嫁前非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冬十月己卯車駕發東都以前檢校幷州長史張仁愿檢校左屯衛大將軍兼洛州長史戊戌車駕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丙辰以蒲州刺史竇從一爲雍州刺史從一德元之子也（竇德元見二百一卷高宗麟德元年）初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少能折節自修所至以清幹著稱既通顯遂諂附權貴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碾磑激水爲之不勞人功而自運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元紘道廣之子也李道廣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初秘書監鄭普思納其女於後宮監察御史靈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聽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上敕瓌勿治及車駕還西京瓌廷爭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臣聞王者不死殆謂是乎臣願先賜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

伏誅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州有鳴沙府武德二年以鳴沙縣置會州貞觀六年州廢更置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九年州廢以縣還屬靈州是年爲默啜所寇移治故豐安城宋白曰鳴沙本漢富平縣地後周於此置會州尋立鳴沙鎮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武德二年以平涼郡會甯鎮置西會州貞觀八年更名會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丙戌以河北大饑命侍中蘇瓌存撫賑給　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爲留數日助喪事娑葛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遣

使獻馬五千匹駝二百頭牛羊十餘萬戊戌以娑葛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高宗顯慶元年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嗢鹿州都督府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上以問魏元忠元忠對曰皇太子國之儲君生人之本旣無非過豈得輒有動搖若以公主爲皇太女駙馬將若爲名號天下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安之道公主聞之又奏曰元忠山東木強田舍漢惡足與論國事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有何不可時宮中謂武后爲阿武子故公主云然上雖不從亦不譴責也

丁亥神龍三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絕其請婚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爲臣聞方叔帥師功歌

周野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郤縠說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左傳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左傳曰中權後勁注曰中軍制謀如沙吒忠義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足以當大任宜棄軍有州古之帥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緒蕃與圖進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

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鬼卒乘積資糧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亢陽四方不稔利在休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惜人之力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陳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務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駭萬里風掃二庭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所謂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也上善之　丙辰以旱慮囚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考異曰舊本紀正月己巳遣武攸暨武三思往思陵禱

（乾陵新南於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褒德榮先陵置令丞案長壯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朔無甲午今從實錄）因名酆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去年追封后父韋元貞爲酆王）又詔崇恩廟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爲齋郎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何如上命太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爲僭逆況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庚寅赦改諸州中興寺觀爲龍興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示褻武后後不改其政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改制字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軌今削之無益於淳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熱入貢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五月戊戌以左屯

衛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上以歲旱穀貴召兼太府卿紀處訥謀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宮（迦葉天竺姓晉天文志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禨祥三思特使志忠與會以獻諛耳）至帝座（太微宮中有大帝之座）主大臣宴見納忠於天子上以爲然敕稱處訥忠誠徹於元象賜衣一襲綵六十段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庚午陝州雨土　姚巂道討擊使監察御史晉昌唐九徵擊姚州叛蠻破之（晉昌漢敦煌郡冥安縣地河昌張氏置晉昌郡隋省瓜州改冥安爲長樂縣武德四年復改長樂爲晉昌縣）斬獲三千餘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特進德靜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左衛將軍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公主之請廢太子立己爲皇太女崇訓敎之也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

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并親黨十餘人又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考異曰舊紀作庚子今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韋后傳亦云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今從舊后妃傳婕妤大言曰觀其意欲先索婉兒婉兒婕妤名也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使右羽林大將軍劉景仁帥飛騎百餘人屯於樓下以自衛楊再思蘇瓌李嶠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訥擁兵二千餘人屯太極殿前閉門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樓下欲升樓宿衛拒之多祚與太子狐疑按兵不戰冀上問之宮闈令石城楊思勖在上

側唐制宮闈局令從七品下屬內侍省掌侍奉宮闈出入管籥石城縣屬羅州漢合浦縣地劉昫曰宋將檀道濟於掾羅江口築石城後因置羅州唐置石城縣歐陽修曰以石城水爲名請擊之多祚揹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前鋒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多祚軍奪氣上據檻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陛下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承況禕之忠義餘衆皆潰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門閣本太極宮圖太極殿之左曰左延明門右曰右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於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曰蝮氏同黨皆伏誅東宮僚屬無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貶平輿丞永和漢狐讘縣地後周置臨河縣及臨河郡隋廢郡改縣曰永和唐屬隰州平輿漢舊縣地宋置平輿縣帶宋熙郡隋廢郡以平輿縣屬蔡

州太子兵所經諸門守者皆坐流韋氏之黨奏請悉誅之上更命法司推斷大理卿宋城鄭惟忠曰大獄始決人心未安若復有改推則反仄者衆矣上乃止以楊思勖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癸卯赦天下贈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訓開府儀同三司魯忠王安樂公主請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訓墓爲陵給事中盧粲駮之曰唐興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惟永泰事出特恩不合引以爲例且魯王主壻又非公主之比上手敕曰安樂與永泰無異同穴之義今古不殊崇訓與公主同穴爲陵不疑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關王公且魯王若欲論親不親於雍王雍王尚不稱陵魯王何以得被斯稱陛下以膝下之愛施及其夫贈賵之物不妨隆備至於壟兆之稱當作則將來豈可使上下無

辨君臣一貫哉上乃從之公主怒出桀爲陳州刺史（晉志陳州去京師一千五百二十里東都七百一十七里）襄邑尉襄陽席豫（襄邑縣漢晉屬陳畱郡後魏屬陽夏郡後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宋州襄陽縣帶襄州）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梅福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三年）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豫爲人清直無欲當官不爲權勢所撓而性謹畏與子弟及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足留意答曰細事且不謹況大事邪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以下表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改元武門爲神武門樓爲制勝樓宗楚客又帥百官表請加皇后尊號曰順天翊聖皇后上竝許之　初右臺大夫蘇珦治太子重俊之黨因有引相王者珦密爲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侍

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保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事見二百六卷武后聖曆元年累日不食此海內所知柰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右補闕浚儀吳兢聞祖雍之謀浚儀古大梁也自漢以來屬陳留郡竹書紀年梁惠王爲大溝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上疏以爲自文明以來國之祚允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

子以忿速遂戮（受誅者重俊）遠竄（謂重福）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尺布斗粟見十四卷漢文帝七年）青蠅之詩良可畏也（青蠅之詩周人刺幽王信讒也）（考異曰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而競疏云陛下登極於今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對在今年而實錄因載競疏耳）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初右僕射中書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唐六典太極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以其有功且為高宗武后所重故釋不問兵部尚書宗楚客兼太府卿紀處訥等共證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其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解官爵以散秩還第丙戌上手敕聽解僕射以特進齊公致仕仍朝朔望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蕭

至忠爲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宗楚客爲左衛將軍兼太府卿紀處訥爲太府卿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于惟謙罷爲國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景龍　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爲侯君集社稷元勳及其謀反太宗就羣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斬之見一百九十七卷太宗貞觀十七年其後房遺愛薛萬徹齊王祐等爲逆雖復懿親皆從國法齊王祐見一百九十六卷貞觀十七年房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戚與李多祚等謀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汙宮但有朋黨飾辭營救以惑聖聽陛下仁恩欲掩其過臣所以犯龍鱗忤聖意者正以事關宗社耳上頗然之元忠坐繫大理貶渠州司馬渠州漢宕渠縣地後魏置資江縣及流江縣梁置渠州後周改爲北宕渠郡隋復置渠州舊志渠州京師西南二千二百七十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九十

里宗楚客令給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應出佐渠州楊再思李嶠亦贊之上謂再思等曰元忠驅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豈容數改輕重之權應自朕出卿等頻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懼拜謝監察御史袁守一復表彈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猶加昭憲元忠非勳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甲辰又貶元忠務川尉務川漢酉陽縣地隋開皇末置務川縣屬巴東郡唐屬思州頃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宮不豫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奏以爲不可此則元忠懷逆日久請加嚴誅上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此乃仁傑欲樹私恩未見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元忠前後坐流竄者四人多稱其冤元忠初爲太

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觴爲意故累年不調時酇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從之遊盡得其學故能一出而定徐敬業之亂已而西備吐蕃北禦突厥屢爲行軍大總管馭軍持重雖無赫然之功而亦未嘗敗衄始元忠名眞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諭而遣之元忠不知謝而出儀舉安閑高宗目送之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觀其風度名不虛謂眞宰相也

附錄唐異記云魏元忠素持正有餘識見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廚中方爨出汲水還乃見老猿爲其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吾無人力故爲吾執爨甚善也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家人益用驚怪元忠曰此孝順狗也能代吾勞嘗獨坐有羣鼠拱手立於其前元忠謂鼠曰汝飢就吾求食乎即令家人食之夜中鴟鶚鳴其屋角家人將彈之元忠止之曰鴟晝不見物故夜飛至北此亦天地所生謂之何爲怪遂從此而絕其後時皆就張憬藏質遺覽憬藏不答元忠大怒曰僕千里褁糧而求非徒然也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乃金口不言以相遇殊失所求教之意或貴賤正由蒼蒼何與公事遂拂衣而去憬藏遽牽止之曰君

相正在愁中決富位無人臣也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聖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範於東都作聖善寺聖善寺蓋爲武后資福取母氏聖善之義唐會要聖善寺在長安城中章善坊神龍二年中宗爲武后追福西明寺在延康坊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初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爲寺長樂坡作大像長樂坡在長安城東亦謂之滻坡府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勢傾內外無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爲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誤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並爲侍中考異曰新表九月辛亥蘇瓌罷爲行吏部尚書案二年瓌請察正員官殿負者擇員外官代之三年面折祝欽明請皇后亞獻於時尚爲侍中表云今年罷誤也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騎爲萬騎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習藝館內教蘇安恆（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選宮人有文學者一人爲學士教習宮人武后改爲習藝館又改爲翰林內教坊以地在禁中故也新書曰掌敎習宮人書筭衆藝）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戊寅下獄死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丁丑京師雨土　是歲上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房子李乂（房子縣漢屬常山郡晉後魏屬趙郡唐屬趙州）上疏諫曰江南水鄉采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由來矣陛下布天地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

闕道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髠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
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
愛人其福勝彼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終